

# 老家的年味

□ 张仕文



当兵离开老家到成都工作三十年,职责所系,很少回家过年,但总是忘不了老家那浓浓的年味。大概,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乡愁吧。

我的老家黔东南是苗族布依族聚居地,绵延的大山一望无际,万峰成林,人们只能在山与山之间的坝子筑巢而居,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。那时人们还不富裕,平日里粗茶淡饭,少有荤腥,嘴巴里能够“淡出个鸟”来。尽管如此,家家户户对过年依然十分看重,想方设法让年过得隆重一些。小孩子都盼望早点过年,能穿上新衣服,还可以祭一下嘴。

过了腊八,空气中就渐渐有些年味了。寨子里炊烟袅袅,各家各户的大锅、蒸笼都派上了用场,开始煮豆豉、酿甜酒、蒸年糕,锅里升腾着一股热气腾腾的香味。老家过年都要打耳筒粑。一个“打”字,动感十足,形象地点出了打耳筒粑的特点。旁边早就支好了一个大案板,舂好的米团粘性很强,几个人趁热在案板上使劲揉起来。粑粑做得好不好,完全取决于手上揉的功夫。屋外很冷,室内却热气腾腾。揉的人汗水出来了,干脆脱掉厚厚的棉衣,手上抹香油,直到把米团揉成一筒一筒的粑粑。村里有个巧手的张奶奶,她能把舂好的米团捏出小鸟、寿桃、祥龙、牛马等形状。小孩子拿着爱不释手,想吃,又舍不得,很是纠结。

雪地里,开始杀年猪了。就地挖一个灶,柴火熊熊燃烧着,大锅里的水上下翻滚,几个壮汉正在追赶一头头大肥猪。大概知道大限已到,肥猪死活不愿“束手待毙”,进行最后的

挣扎。壮汉们一拥而上,有的揪耳朵,有的提后腿,有的抓尾巴,拼命把猪往案板上推。肥猪梗着脖子声嘶力竭嚎叫着,四条腿蹬个不停。杀猪匠一刀下去,抽出来时血流如注,主人家赶紧用钢钵把血接住。

肥猪还在抽搐,杀猪匠一边抓住猪的耳朵,一边对着身后一个名叫黑五的人说:“黑五,你现在怎么不跑了呢,有本事跑呀!”

黑五嘴巴也不饶人,反击杀猪匠说:“你的膘再厚,也不是我们几个的对手!”

转眼就到大年三十了,这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。一大清早,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,男人们先把猪脚、猪头放在火上烧,在水里用刀刮出焦黄色,放在大锅里炖,快熟的时候把很多白菜放进锅里,叫做煮长菜。长菜一直要吃到元宵节,寓意幸福生活长久远。贴春联、年画的任务,自然落到半大孩子身上。他们读过书,能识文断字,知道对联的正确贴法。村子里的春联大都是文开煜老师写的,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老牌大学生,满腹经纶,写得一笔好隶书。因为被打成右派,遣送回乡劳动。不过,村民没有把文开煜看成“臭老九”,而是对他十分尊重,安排他在中学教书。乡情最温暖,真情最感人,文老师无以回报,就主动“承包”了写春联的光荣任务。

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“门前大道通车马,屋后青山润牛羊”“生意兴隆通四海,财源茂盛达三江”……这些对联表达的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大红的对联

一贴,就有了除旧迎新的新气象。

过了中午,天空中不时爆出几点火光,接着传来几声钝响。一阵青烟过后,空气中就散发出幽幽的硫磺味道。是心急的小孩等不及了,偷了几个鞭炮出来放。这是过前的前奏,油灯亮起时,家家户户鞭炮炸响,整个寨子笼罩在硝烟之中。

过年开始了,按照传统,要先祭拜祖先。祭祀由德高望重的长者主持,他们虔诚地敬天敬地敬祖宗,敬孔子敬圣贤敬财神,在缭绕的烟火中,敬老尊贤的中华传统得到传承。

乡村的年夜饭荤素搭配,分别是夹沙肉、红烧肉、熬锅肉、炒山药、煮长菜、酸汤鱼、酥肉粉条、白斩鸡以及炒耳块、鱼香茄子、豆豉炒油渣、素青菜等等,满满地摆了一桌子。小孩子早就不耐烦了,屁股刚坐上凳子,筷子就飞快伸了出去。

屋外飘飘洒洒的雪花,给年夜增添了祥和的气氛。室内的炭火烧得很旺,一大家子围炉夜话,暖意融融。那时每家都人丁兴旺,几世同堂。年长的爷爷奶奶坐在上首,然后依次是伯伯叔叔。辛劳了一年,男人们终于可以歇下来喘口气了,他们一边谈说着今年的收成,一边喝着白酒。窗子上布满了水蒸气,随手一画,盛开出朵朵窗花。

酒足饭饱之后,就该发压岁钱。小孩子望眼欲穿,大人偏不着急,故意岔开小孩子挤眉弄眼的暗示。到底是小孩,终于忍不住大声喊“该发红包了”!他们猴急的样子把大人逗得哈哈大笑。“必须给爷爷奶奶磕头,磕头才给。”爸爸妈妈教着

孩子。老爷爷手里拿着一根竹烟竿,吧嗒吧嗒地嘬着,雪白的长胡子不停抖动。大孩子有几分扭捏,不好意思下跪。小一些的孩子实在等不及,抢到前面扑通一下就磕了下去:“恭喜发财,红包拿来!”看着眼前齐刷刷跪着的一群孩子,爷爷奶奶乐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,赶紧从长衫里摸出红包来。

正月初一天,寨子里成了欢乐的海洋,平时里寂静的山村瞬间热闹起来,坝子里挤满了穿着各色服装的男男女女,好像一个民族服装展示会。最亮丽最扯眼球的要数民族服饰,苗族阿妹打扮得花枝招展,一个个仙女似的,引得大家啧啧称赞。她们的服装都是纯手工打造,讲究织、绣、裁、缝几道功夫,色彩以鲜艳为主,浑身配上各种银饰,金光闪闪,那简直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布依族的服装也由自己土织,加上独有的蜡染技术,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饰。

从初二到十五,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到外面玩耍,有的到万峰林踏青,有的走亲戚,有的看耍花灯。少数民族的少男少女还会相约到山上对歌,对上眼就互赠礼物,年后就请媒人提亲。总之,正月里每天都在快乐中度过。

现在,家乡的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好,天天都像过年一样,人们对过年已经没有了那种饥饿一般的盼望,而我也由一个毛头小伙开始向中年迈进。但是,不管岁月如何变迁,永远不变的,是我对家乡的情感。梦里的故乡,已经成了我精神的守望与依靠。

# 桃花开

□ 李阿鹏

桃花开了,一定要去山里看看。山不能太高,爬起来费劲。天气也不能太冷,免得减了惬意。最好风和日丽,天清云淡。看桃花要有闲趣,绝不能与世俗和功利沾半路边。

在凡俗的现实生活当中,我们常常被眼下的光景所吸引,很少去思考景物的来历。比如这桃花开,我们目光驻足的,只是它的红与粉;嗅到的,只是甜甜的花香。常听人说睹物思人,那么能不能睹物思物呢?站在桃花下,我们能否再往前想想,思量一下:花开之前是什么?再之前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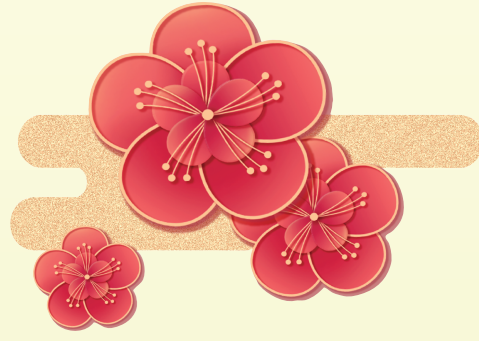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是一个个轮回,春生、夏长,秋收、冬藏,一个轮回就是一年。桃花在春天开出鲜艳的花朵,是种下一个因,秋天要收下桃子,是为果实。不过,我们是否想过,从一朵桃花到一颗桃子,这中间是要经历多少考验和意外的洗礼?这样看来,我们吃的每一个桃子都是那么难得,不管够不够甜。

当然了,也不是每一朵桃花,都能最后长成一颗成熟的桃子。有授粉的原因,有营养分配的原因,有风雨的原因。不过,桃花最终没有结成桃果,会不会也有桃花和桃枝偷懒的原因呢?

桃花开了,天就暖和了。是桃花开了天气才暖和,还是暖和了桃花才会开。这样的一个问题,看起来有些好笑。这还用说吗,当然是天气暖了,桃花才会

开。可是,为什么有的年份,即使温度没有升起来,只要节气过了立春,进入三月,桃花依然会不依不饶地开放呢?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吧,节气到了,时机成熟了,它就开放了。就像这天气变暖一样,时间到了,自然就暖和了,谁也把控不了。

看桃花开,一定要带着心情去,还得带着瞎想。太空了,相状就无用了,看桃花也就无趣了。换句话说,看桃花,一定要先做桃花梦,还可以发桃花痴。不是为了红袖添香,只是这红、这粉、这香气就能摄人魂魄。就像看画中美景,看上去是在欣赏美景,但具体却是美和色。我们不是常常用粉嫩、白净、风姿绰约等来比拟美人吗?色与香,在我们没有生发低级需求的时候,美景和桃花,能带来的美,是没有差异的……你还可以有点别的瞎想,非要找差别,至少还有体温的暖,和明眸善睐,知情达理。



# 诗四首

□ 桦 栎

## 我

海,水的意动  
深情且充满祝福,温柔、强壮  
山,汇聚着土壤  
大地之热土。而若我是光  
普照众生,隐藏和没有被隐藏的  
若是风,来自虚空的力量  
不断包揽过去,现在和将来

## 你

你的灵魂是粉色,却披着蓝色外衣  
钟爱,可总被尘埃蒙蔽  
只有心,在孤寂沉睡  
门早已上了锁。那把滴水的钥匙  
卡在光阴的指缝里

## 且慢

春天种下,花开在冬季  
夏不闻,秋不语  
它的空心里,有人说:且慢  
且慢,人间的每条痕迹  
和光斑,都在暗中,泪流满面

## 感受

我潜入海底,窥探  
秘密的生命。在世间感受  
每个灵魂暗夜里的震颤  
在雪的午后  
看见风,手提旷野的紫色灯盏

# 岁月有音

□ 王 清

大脑如一块硬盘,存储着人至深的记忆。我的记忆,仿佛从7岁开始,到后来,想记的、不想记的,一股脑儿堆砌。翻捣出来,发出各种音响,记录着日子……

## 童年是滑音

我的小学,5年制。5年级,让小学的音节划上一个休止符。

家与学校,仅一墙之隔。集体铃声,有着金属的质感,由一口大钟,一根细铁杆完成使命。清早的第一堂课,有两遍铃。上课预备铃一响,拎起书包往教室跑,除了气喘吁吁,绝对不会超过第二遍铃声响起抵达。同学们羡慕我上学的从容。的确,他们的清晨,从有淡淡晨光的6点起,热剩饭菜匆忙早餐,于铁饭盒备好生米生菜,小跑到校后把饭盒放食堂蒸笼,中午的饭有了着落才开始一天的学习。

冬天下雨,路上黄泥被泡软,几经蹂躏搅成浆糊,又滑又溜。为了有一双干净干燥的鞋坐在教室里上课,很多同学干脆光着脚板走路,到了学校附近再找个冬水田,洗净脚丫穿上。那个时候的冬天,冻疮是同学们的标配,手上、脚上、脸上……你用寒冷伤害过的地方,它就直接报复,盖印标签,让你肿得像个胡萝卜,亮堂堂发光。你不好好将养,来年继续因果循环,肿得、痛得、痒得你哭爹叫娘。那时候,一双鞋,真的比脚丫子重要,脚伤了可以愈合,鞋没了却要打光脚板呢,父母没有多余的钱为你置办。一家计划容不得一丝变化,没有一点转换的余地。

我较幸运,没有经历身体的折磨,但心灵的灰烬时刻找上门。那时的小学,留级生不少,我年龄上踩着点,7岁入学,12岁小学毕业,没有丝毫的偏差。美中不足就是个子没有跟上节奏。学习成绩不错,无论老师还是家长,夸赞中常常冷不丁来一句,“看,多聪明,就长脑袋壳去了”。选拔打乒乓球的去县上参赛,我凭着娇小玲珑的身

段,拿着一个薄胶板左蹦右跳,以速度为法宝击败了诸多对手,喜滋滋数着去县城的日子,日子却慢来了回音。隐隐有人透露:苗子是好苗子,就是矮了一点。无意间或无心的社会“消遣”,让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颇为受伤,被骄傲满满的自信自尊心,瞬间漏气。仿佛七色音符,读到5年级,只配平滑的12345,不配高音阶的671。

是的,我的童年,诸多的欢乐因子弥漫在一起,铸成一切可恨的忘忧,也让人忘却了空。小小花朵,在风雨中,在春风里,在阳光下,在那个简单的童年里,绽放出多种样子。

这是生命最质朴的真实。

## 青春是重音

青春以多少岁为定义呢。16岁以上,50岁以下?当然,这是我的自定义。在这个青春的时间维度里,70后基本完成上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这些人生的必修课。这些关键点在人的一生中不可忽视,记忆的非刻意强化,奏出了青春华章的重音。

1991年高考,网上查找:报考大学的有296万人,实际录取的26万人,录取比例为20.95%。“千军万马走独木桥”的架势,终让我灰头土脸败下阵来,重新复读。至此,我的高中,历经中保高中、安溪高中、洪雅中学。后来,有同学打趣:某某同学真会读书,除了柳江中学,洪雅91级的都是你的同学,三个学校的都是你的校友。暗骂毒舌,也自嘲式安慰:到处跑自带马达自带油,磕绊前行总比不走的好,只要在走,哪里的“秋月”不可望穿呢。

我的“秋月”是要走进城里

不出来。那时,城乡间横亘着一道厚厚的墙,隔开了两种不同的命运。农村户口,农村人,面朝黄土背朝天,一个工日几分钱;城里人好像都白皮白脸,手上没镰刀戕害的口子,吃着供应米粮,不闻猪粪牛粪“香”,有生活的体面与情感上的优越。能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,是人生的最大渴望。我高中时白胖白胖,晕染着青春的粉。以至于有同学说:“你怎么不是城里人呢?”暗思这面皮迷惑人了。我是农村里俗称的“白麻人”,太阳晒不黑那种。可眼皮抵不过根。我的根扎在了田野,扎在了村前两棵遒劲的老榕树下。

复读一年,1992年我终上大专。农村里分辨不出大学与大专有啥区别,统称大学生。我是我们队的第4个大学生。前2个是自家哥哥,还有1个杨姓人(体育特长生),那个年代,大学生被称为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。

大学一上,工作一分,人生轨道基本铺定。打着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旗帜,如愿进城,成了机关里的一名工作人员。

步步踩在节奏上,似乎人生几近圆满。然而婚姻是个赌博。运气好的,花好月圆,运气不好的,生活一地鸡毛,甚至各分东西。婚姻是一场双向的奔赴,你以为的、他以为的,结果偏差越来越远。“你是大学生,你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?你喜欢他什么?”“如果你不进城,我们或许还在一起。”

如果,如果,可惜,人生不是由如果决定的。每一环节,看似独立,仔细回想却环环相扣。就像画画,笔锋的一转,伸向不知的远方。人生没有如果,回到过去也改变不了此生的故事。听《讲不出

再见》这首歌时,你泪流满面下定决心分离。故事终以一张白纸开头,最终肆意地书写了结局。到底是人在书写一生,还是一生在书写人生?当瓦屋山的第一场雪到来,她的纯真被纷飞的雪所包围,她心中的小世界,终是被这一场雪,守护。

青春的重音,终究离不开自己的小世界。

## 入暮是和音

入暮,该以哪种状态生活呢?我想,如《旧唐书·音乐志三》云:“笙簧丽璧,乐畅和音。”

生活无论如何不堪,也要淡然接受老去。小的时候,见到了40岁左右的人,就基本认为是老人了。光阴迈着腿跑,跑呀跑,不知不觉,就逼近50了。老了么?没有!70后坚定地甩甩头发,把“老”去的声音生生被掐断。直到初学说活的小侄孙奶音奶音呼我“外婆”,方在这不可更叠的岁月中沉静下来,拨弹好自己的弦。

40岁、45岁、49岁,几个槛一跨,你的身体机能便会告诉你,到底多少岁了。畏寒了、睡眠变浅了、满头飘雪了……皱纹如美工刀雕刻,像树的年轮,记着岁月的苍凉与欢喜。在这个不上不下的年轮里,上有80多的父母,下有刚入社会的孩子。你是孩子的角色,又得照顾自己的孩子,或返老还童性情的父母。他们在自己的年纪里,有着忽然而来的情绪,可以板个脸,可以发个牢骚。可你不能,工作中的压力自己承,生活中的酸苦自己吞。你不是超人胜似超人,上下抚慰一团和谐,着实澎湃着中坚之力。

因此,中年的和音,是自己的合唱。

人生华章不知何时落幕,我们不多欢喜却可能懂懂欢喜。当山风吹来,当雨滴成串,当孩童踏水畅意嘻笑,如诗如歌,落入你的暮色。此时,和音奏响,那是我的暮年,也是,你的。